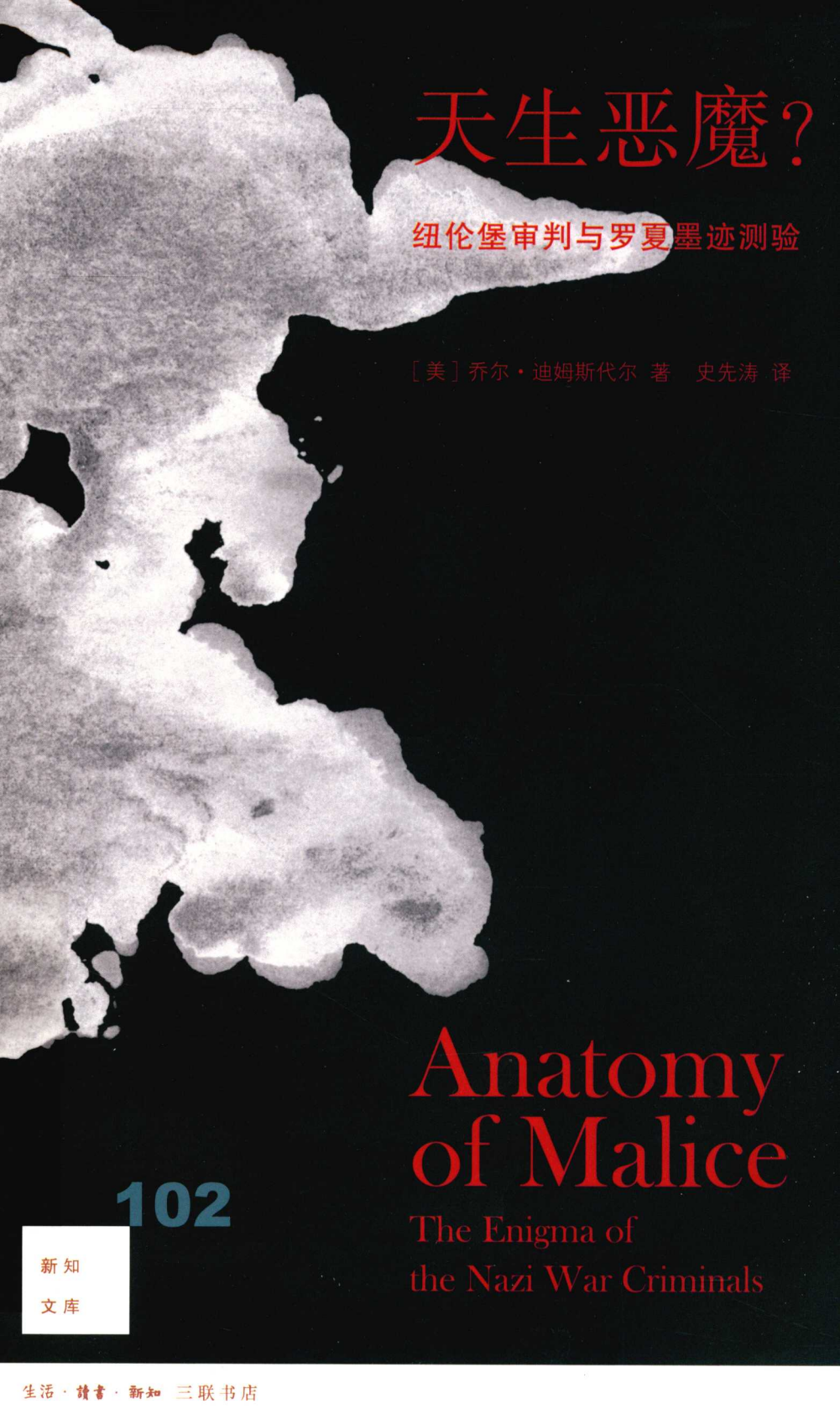




天生恶魔？

纽伦堡审判与罗夏墨迹测验

[美] 乔尔·迪姆斯代尔 著 史先涛 译

Anatomy of Malice

The Enigma of
the Nazi War Criminals

102

新知
文库

天生恶魔？

纽伦堡审判与罗夏墨迹测验

[美] 乔尔·迪姆斯代尔 著 史先涛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生恶魔? : 纽伦堡审判与罗夏墨迹测验 / (美) 乔尔·E. 迪姆斯代尔著;
史先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4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6363-2

I. ①天… II. ①乔… ②史… III. 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史料②墨迹测验
IV. ① K153 ② B84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5188 号

责任编辑 赵庆丰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676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 数 228 千字 图 24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

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主要人物

- 伯顿·C.安德鲁斯 (Burton C. Andrus) 纽伦堡监狱和“垃圾箱”的监狱长
- 罗伯特·杰克逊 (Robert Jackson)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纽伦堡法庭首席检察官
- 道格拉斯·凯利 (Douglas Kelley) 美国精神病学家
-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 (Gustave Gilbert) 美国心理学家
- 莫莉·哈罗尔 (Molly Harrower) 美国心理学家、罗夏墨迹测验专家
- 罗伯特·莱伊 (Robert Ley) 德国劳工阵线领袖
- 赫尔曼·戈林 (Hermann Göring) 纳粹德国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
-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Julius Streicher) 纳粹德国《冲锋报》(Der Stürmer) 主编

-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 纳粹德国副元首
- 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瑞士精神病学家

*赫斯（Hess）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德国姓氏。在英文中，它的典型拼法是Hoess、Höss或者Hess。有两个纳粹战犯都叫鲁道夫·赫斯，为避免引起混乱，必须指出，本书中的鲁道夫·赫斯是指纳粹德国副元首。另一个鲁道夫·赫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他在战争罪行审判中被判死刑，遭处决。

目 录

1	主要人物
1	前 言
7	序 言

第一部分 纽伦堡审判序幕

17	第一章 大屠杀：这场种族灭绝为何异于其他 大屠杀？
33	第二章 战犯陆续来到“垃圾箱”

第二部分 纽伦堡

51	第三章 纽伦堡战争罪审判：该如何处理这些 战犯？
67	第四章 战犯和精神病学家

第三部分 恶意的面孔

91 第五章 被告人罗伯特·莱伊的“病态大脑”

107 第六章 被告人赫尔曼·戈林：和蔼可亲的精神病态者

129 第七章 被告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恶人”

145 第八章 被告人鲁道夫·赫斯：“很明显疯了”

第四部分 纽伦堡的尾声：罗夏测验和相互指责

175 第九章 道格拉斯·凯利和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犹如闹翻的夫妻

195 第十章 罗夏测验中隐藏的信息

209 第十一章 处在连续体中的恶意：社会心理学家的视角

227 第十二章 非我同类的恶意：遭遇“他者”

247 结 语

254 致 谢

257 注 释

前言

始于一块粪肥和血液交织之地

每当东风吹拂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粪肥和血液的微尘轻柔地飘落在艾奥瓦州的苏城（Sioux City），这并没有令人不快，反而提醒世人这是一片富饶的地方。苏城坐落在美国辽阔疆域的寂静之处，被数千平方英里的大草原和大平原所环绕，远离国界，不受任何威胁。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我在这儿成长，在我看来，此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全的处所。

然而，阴影依然存在。就像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所说：“过去的永远不会消逝；它甚至并没有过去。”很多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在苏城安家，这座小城风景秀丽，和缓的山丘绵延起伏，农作物品类丰富，像世外桃源般孤立于他们所了解的那个绝对危险的世界，这些深深地吸

引着他们。我哥哥十岁时，在给人送报纸的路上，瞥见了一个邻居前臂上的文身，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种文身。察觉到我哥哥的目光后，这个邻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哥哥并不知道这种文身意味着什么。被问及此事，我母亲很不安，不知道说什么好，并没有对我们加以解释。

我想，在大概六七岁时，我明白了萦绕在他们心头的阴影是什么。有一天，我跟父亲饭后散步，他是当地的医生。当时是三四月份，附近的公园在积雪融化后泥土松软，大地闻起来有一种清新的味道。当时是逾越节，我父亲为那个星期的一次出诊而烦恼。他的一名病人患上了严重的心绞痛。这件事本身并不足以让我父亲感到担忧。他认真照料每个病人，已经习惯于面对死亡。这个病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发病的时间点。他是一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他曾在逾越节那天亲眼看到整个家庭被屠杀，那是在另一块布满起伏山丘、血液和粪肥交织的土地上。他的宗教信仰教导他要欢心庆祝逾越节，以纪念获得救赎；他对此了然于心。

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抓获之前的那些日子，人们不愿提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在《生命中的死亡：广岛幸存者》（1968）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大家都不愿接触经历过严重精神创伤的幸存者，因为人们担心与他们接触会传染上这种创伤。对我来说，完全不去想犹太大屠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生活在小镇上，大家都知晓一些能激发人们好奇心的秘密和鬼怪见闻。

当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对什么是邪恶没有太多想法。电视当时还是新鲜的事物，可供观看的节目并不多，就连新闻节目的长度也只有15分钟。我对邪恶的一丝理解来自伴随我成长的漫画书中描绘的反派角色：小丑（the Joker）、莱克斯·卢瑟（Lex Luther）和

末日博士（Doctor Doom）等。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人们并没有对邪恶进行细致描绘和深刻剖析。相反，邪恶被认为是“他者”，是魔鬼般的，完全不同于芸芸众生和漫画中的英雄人物。因此，我和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以及50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设计并运营集中营的纳粹分子是道德败坏、毫无人性之徒，这并不令人意外。

来我办公室的行刑手

很多年过去了。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一个考古探险队，探索深埋在20世纪地表之下的秘密，很悲伤地发现了许多一千年前的遗址层中也有暴力的痕迹。后来我进入研究生院攻读社会学，以便更深入地研究社会力量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我还进入医学院学习如何治病救人。

在开始学医后，父母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为庆祝我进入医学院深造而邀我共进晚餐，如果不是因为这通来电，我可能会把犹太人大屠杀的事情抛诸脑后。她请我去了一家有年头的家族经营的餐馆，主营美国中西部的舒适美食，开胃菜是焦糖小面包，还有肉糕、烤土豆、烘烤过头的四季豆以及福爵咖啡。吃饭期间，她向我讲述自己在集中营的生活。她说以前从未谈论过此事，但是自己年纪越大，越想让人们知道这一经历。她的家人全都死于“二战”期间，她后来在艾奥瓦州开始了看起来完全正常的全新生活，但是她每晚都被噩梦所折磨。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这家餐馆著名的焦糖小面包并没有帮助我安然入睡。

随着对历史和社会力量方面的兴趣日益浓厚，我顺理成章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并开始研究集中营幸存者，以了解他们如何应对监禁生活，如何度过幸存后的日子。1974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

讨论了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应对行为。这篇文章很快引起当地媒体的兴趣，随之而来的报道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塑造了我后来的研究兴趣。

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的院子里有一栋孤零零的小楼，我的办公室就位于这栋楼的阁楼上。有一天，不速之客重重的敲门声响起，令我万分惊讶，因为这栋小楼门可罗雀，几乎无人造访。一名敦实的男子迈步进来，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一个行刑手，我是专程来找你的。”他坐在沙发上，手开始摸随身带的枪盒，我赶紧默默祈祷。当他打开盒子后，我才发现那不是用来装枪的，而是一个文件盒，里面装着卷起来的“二战”时期的文件。“我是纽伦堡法庭的行刑手，这些文件可以证明我的身份。”紧接着他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现在依然保持着专业技能，而且，他很享受绞死战犯。他对我说：“迪姆斯代尔，他们都是人渣，你应该研究他们，而不是幸存者。”

意外的会面

这次会面令人难忘，虽然它没有对我的研究兴趣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是却潜伏在我的大脑深处。直到后来另外一次偶然会面的发生。我在佛罗里达州的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参加一个宴会，在宴会中我碰到了著名的罗夏墨迹测验专家莫莉·哈罗尔（Molly Harrower），正是她跟我讲述了对纽伦堡战犯进行罗夏墨迹测验的故事，还有直到今天围绕这个话题依然存在的谜团和争议。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黑暗的故事，这一故事从德国一直延伸到瑞士，而且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意外地卷入其中。我并没有也不想急着完成这部著作。这一故事太过黑暗，但它却萦绕在我心

头，挥之不去。随着时光流逝，我再也无力抵挡写作它的念头。这本书探究了纽伦堡审判的遗产，我从中了解了关于邪恶的始末，本书的主题即为“对恶意的剖析”。

序 言

欲建国与立法者必须意识到，人性本恶，而且一旦有机可乘，便会作恶。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邪能胜正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无所作为。

——埃德蒙·伯克*

是什么导致了恶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同盟国有多重动机处理被俘虏的纳粹德国领袖。首先，对他们的

*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trans. Luigi Ricci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117; attributed to Edmund Burke (1729–1797).

惩处是在德国肃清纳粹影响的关键环节之一。其次，同盟国希望通过一场战争罪审判起到杀鸡儆猴之效，威慑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不再重蹈覆辙，像他们一样发动战争和实施种族屠杀。

除了上述目标之外，人们有一个无法抗拒的愿望：理解驾驶德国战车走上毁灭性道路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非常矛盾的是，纳粹德国的很多领导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熏陶，他们怎么能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理解”这些领导人虽然并非纽伦堡审判开宗明义的宗旨，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目标。这场审判与其说是关于“谁犯下了这些罪行”，不如说是关于“他们为什么会犯下这些罪行”以及“他们怎么能如此丧尽天良”。

人们认为这些被告人都是畜生、恶魔，完全的“他者”，通过仔细研究就能够发现和确认他们的特征。大众媒体充斥着各种理论，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也都一哄而上，提出各种解释。但是，也有非常微弱的声音指出，邪恶是人类的本性。同时，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审视纳粹战犯的行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非同寻常的是，这些领域的专家试图获取数据验证他们的假设。其中一个思想流派表示：“这反映了大脑出现了病变。”另一派表示：“这表明了严重的精神紊乱。”第三派则认为，“这是正常人做出了错误选择”。

这些战争罪犯怎么能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他们是否在忍受精神紊乱的折磨？他们是不是病情严重的疯子、妄想狂、精神变态者或者施虐狂？无数学者基于自己对社会本质和个人本性的认识，对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提供了多种解释。很多人钻研了大量的文档材料，提供了精妙绝伦的观点。也有极少数学者与战争罪犯面谈过，不过，一般来说他们的谈话对象都是第三帝国的士兵和普通的纳粹党员，而不是这些人的领袖。¹